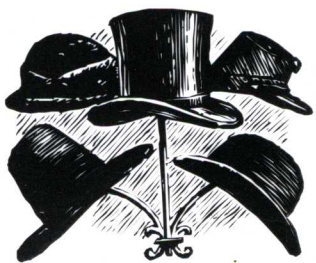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 良友文学丛书

## 打火机

郑伯奇  
著



良友书评：这部短篇集可以称为现代中国社会的素描图，因为里边描绘下来的有封建重压下的女性，不景气中呻吟着的小市民，以及民众的真敌人。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我们朋友的面相，也许连自己的都在内。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 打火机

郑伯奇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打火机 / 郑伯奇著.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3

(良友文学丛书)

ISBN 978-7-5078-3510-6

I. ①打… II. ①郑…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7363号

## 打 火 机

著 者	郑伯奇
责任编辑	张娟平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620 × 920 1/16
字 数	95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3年3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3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510-6/I · 331
定 价	18.40元

CRI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舒乙题





原丛书主编：赵家璧

特邀顾问：舒 乙 赵修慧 赵修义 赵修礼 于润琦

出品人：马连弟

监 制：李晓琤

企 划：张娟平

统 筹：吴 晞 姚 兰

装帧设计：赵泽阳

特别鸣谢（按姓氏笔画排列）：

韦 韬 叶永和 李小林 沈龙朱 陈小滢 杨子耘

张 章 周 雯 周吉仲 舒 乙 蒋祖林 施 莲

姚 昕 俞昌实 钟 蕻 郑延顺 赵修慧

以及在版权联系过程中尚未联系到的作者或家属

特别鸣谢：

上海鲁迅纪念馆

北京鲁迅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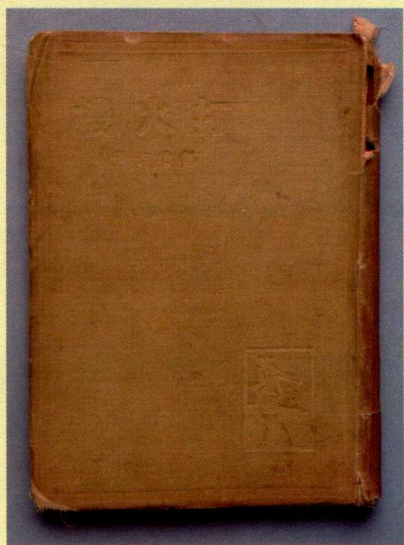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作家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



良友版《打火机》精装本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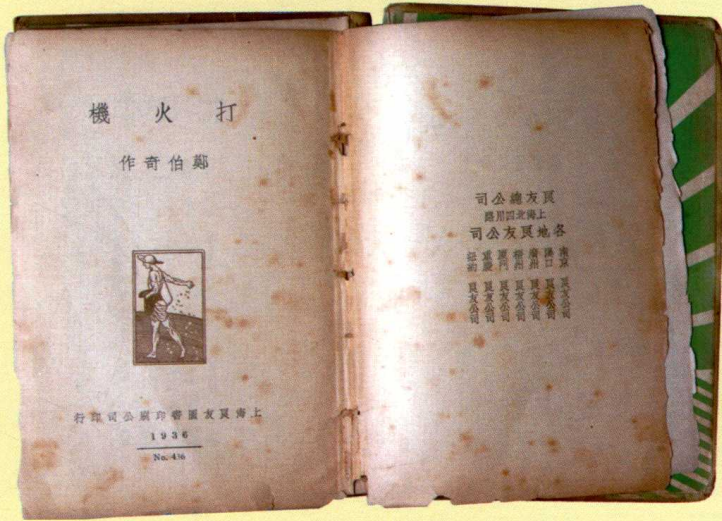
良友版《打火机》平装本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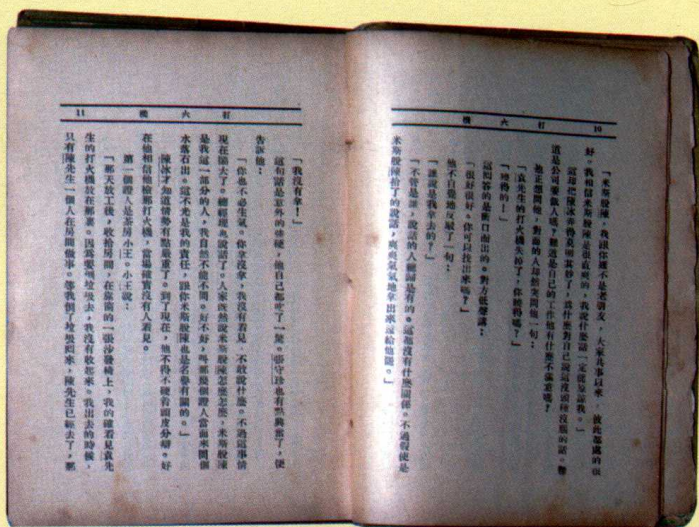
良友版《打火机》编号页











「我沒有事！」

這句話是意外的響亮，他自己都吃了一驚。邵守珍也有點興奮了，便告訴他：

「你也不必生氣。你交沒事，我沒有看見。不敢說什麼。不過這事現在鬧大了。總總非說不可了。人家當然說我欺騙怎麼怎麼，我欺騙誰是我這一輩的人。我自當不認不問。好不好？嗎？那個個人當面來問個水落石出。這不光是我的責任，跟你來說誰是誰名譽有關的。」

陳冰才知道這事有點嚴重了。到了現在，他不得不硬着頭皮分辯。好在相信信那那打火機，當場竟沒有人看見。

第一個問的人是老房小生。小生說：

「那天我工僕，收信房開，在放信的一張沙發椅上，我的確看見先生的打火機放在那裏。因為要噴噴去，我沒有收起來。我出去的時候，只有陳先生一個人在房間做事。等我到樓上來，陳先生已經去了，那

「我沒有事！」

這句話是意外的響亮，他自己都吃了一驚。邵守珍也有點興奮了，便告訴他：

「你也不必生氣。你交沒事，我沒有看見。不敢說什麼。不過這事現在鬧大了。總總非說不可了。人家當然說我欺騙怎麼怎麼，我欺騙誰是我這一輩的人。我自當不認不問。好不好？嗎？那個個人當面來問個水落石出。這不光是我的責任，跟你來說誰是誰名譽有關的。」

陳冰才知道這事有點嚴重了。到了現在，他不得不硬着頭皮分辯。好在相信信那那打火機，當場竟沒有人看見。

第一個問的人是老房小生。小生說：

「那天我工僕，收信房開，在放信的一張沙發椅上，我的確看見先生的打火機放在那裏。因為要噴噴去，我沒有收起來。我出去的時候，只有陳先生一個人在房間做事。等我到樓上來，陳先生已經去了，那

##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编辑赵家璧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老板伍联德的支持下，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计四十余种。其中三十九种在上海出版，各书循序编号，后出几种则无。该套丛书以收入当时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他各派作家作品。其中小说居多，兼及散文和文艺论著；第一号是鲁迅的译作《竖琴》。丛书一律软布面精装（亦有平装普及本），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纸，售价均为大洋九角。

《良友文学丛书》选目精良，在现在看来，皆为名家名作；布面精装的装帧更是被许多爱书人誉为“有型有款”。不可否认，在装帧设计日益进步的当下，这套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丛书外形已难称书中翘楚，但因岁月洗汰，人为毁弃，这套曾在出版史上一度“金碧辉煌”过的丛书首版已然成为新文学极其珍贵的稀见“善本”。



在《良友文学丛书》首版八十周年之际，为满足现代普通读者和图书馆对该丛书阅读与收藏的需求，我们依据《良友文学丛书》旧版进行再版（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本着尊重旧版原貌的原则，仅对旧版中失校之处予以订正。新版《良友文学丛书》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以旧版书影做插图，装帧力求保持旧版风格，又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希望这一出版活动对缅怀中国出版前辈们的历史功绩和传承中国文化有所裨益，也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把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 目 次

打火机 .....	1
普利安先生 .....	17
伟特博士的来历 .....	38
不景气的插话 .....	59
“白沙枇杷” .....	69
香港的一夜 .....	78
重 逢 .....	90
幸运儿 .....	113
慰亲会 .....	123
圣处女的出路 .....	139



## 打 火 机

五点还缺十分钟，华洋贸易公司各部人员已经各自作归家的准备了。

专画广告图案的陈冰也伸了一伸懒腰，豫备到大光明去看玛琳黛德丽的新片；忽然看见今天下午交下来一幅广告画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完成，便又弯下身子，拿起米达尺，重新工作起来了。

他自出学校门，一年多工夫就没有找到职业。经过几番介绍，才得到如今这个位置。事情虽跟自己的性情不大合式，可是做事的日子不久，主任还看得起他，他得卖点气力才是。

（影戏迟看一场有什么关系？今天要是将这张画赶出来，明天早上一上工，马上交做主任看，他一定相信我是卖气力的，将来也许会多加一点工钱哩。）

想到这里，自己也觉得有点幼稚，不禁地摇了摇头，可是运用尺子的手却比以前更起劲了。

广告画画好了，他将身子靠在椅背上，将那张画高高地举起来，着实地鉴赏了一下，他才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这时候，写字间里一个人都没有了。偌大一座仁和大厦静得是鸦雀无声。看看表已经快要六点钟了。他想，已经迟了，索性再等一会儿，在包饭作里吃了晚饭，到北四川路去兜兜圈子，再慢慢地回到闸北的家里去罢。

他走到隔壁的会客室里去。他装了一杯沙滤水，倒在沙发里，悠然自得地，像品茶一样地品着。他觉得这杯冷水颇有甘露一般的滋味。

忽然，他觉得腰骨傍边碰着一块硬梆梆的东西。摸摸自己荷包，只有一盒美丽牌香烟，已经压扁了。他便抽出了一支烟，装进口里，刚立起来要找洋火，只听得澎地一声，一件什么小东西跌落在地板上。一看，原来是一个小巧的打火机。

他不去拿洋火，顺便将这打火机捡起，柏嗒一响，马上冒出带着蓝色的火焰来。他燃了那枝香烟，重又倒在沙发上，鼻孔中放出了两股青烟。

一面吸着烟，他一面摩擦这打火机。这是新式的，德国制造，外边镶着黑白两色的鲸骨，看光景，大约不会便宜罢。他又打出一缕火来。他觉得这扑突扑突一跳一跳的火焰怪有趣的。

（这是谁的呢？客人的？还是公司那一个的呢？怎



么小王那家伙没有检去呢?)

在自己心里提出了这大串问题之后，他关上了那打火机，顺手装进了自己的荷包。

(不管是谁的，让我先给他拣起来。有人问，明天就还他；没有人问的这候，老爷就借用几天再说。)

想定了主意，他回头再看看，一个人也没有。他便带了帽子，关上了事务所的门，大踏步向电梯那边走去。

× × ×

吃了晚饭，在北四川路跑了一个圈子，他觉得兴致还没有尽。看看邮政局的大钟刚刚是八点钟。一个人这样早回去有什么意思？在屋子里看书，闷气不过，还有给房东太太拉去凑脚儿的危险？也许她们的五百掺已经开始了，那更要吵得人头痛。还是到那儿去玩玩罢。忽然，他想去他的同学麦春华女士。

他和他是他在青鸟美术学会同学的。她是广东人。她有南国女子特有的那种活泼大方的神情。她就住在老靶子路那边。去找找她看，也许她肯陪自己去看玛琳黛德丽呢。

麦女士正在晚妆。看见他进来，只略略点了点头。他在一张椅子上，取了一支香烟拿了那打火机，澎地一声打出火来，点上那支香烟。

麦女士头也不回地说：

“密斯脱陈，你倒阔起来了，弄了一支打火机。”

“你看看，图样很不坏。黑白线条，德国式的。”

他递给她看。她一手拿着木梳，一手接过了这打火机。

“顶刮刮好。米斯脱陈有了事体，阔起来了呀。”

他听见她这样夸奖，很得意。他便约她到大光明去看影戏。

她洗了手，披上了披肩，他们俩一块儿去了。

到大光明，还不到九点钟，前面六角的一段已经人很多了。他们只在侧面找得了两个位子。

（跟玛琳黛德丽一般的女子一块儿看玛琳黛德丽的戏，真有味儿。）

他得意起来了，又拿出那打火机，澎地一声，点上一枝香烟。

他悠悠然吸着烟，回转身子向四面看看：他觉得那些男男女女都没有自己伟大幸福。

他悠悠然向天花板吐了一了口烟。

进货科的一个同事叫周致平的，却坐在前排，回头朝着自己微笑。

× × ×

过了四五天。

有一天下午，陈冰跟两三个同事由附近一个小馆吃了中饭回来，看见许多人围在事务所中间的墙旁边争着看一张通告。

他也走上前去凑热闹，只见那通告上写道：

鄙人失去打火机一只。德国制造。镶有黑白鲸骨。如有仁人君子。拾物不昧。亲手交还者。当酬国币一元。决不食言。此布。

失主 袁荣光敬启。

看这通告的人，也有笑的，也有议论的，也有叹气的，也有默默无言摇头走去的。只有陈冰，口里虽没有说什么，心里却浮起了一重暗云。

自己拾了那打火机原是很偶然的。这东西没有什么用处。自己本来预备还给原主的。可是现在倒有点为难起来了。

袁荣光这是公司的会计主任。论地位，总经理之下就是他。听说他还是总经理的亲戚，有些事情，他很可以作主。不过这人有点刁钻刻薄，不好讲话，同事们都有点头痛。现在这事情已经明白了：打火机到底还他不还他呢？

说是还他罢，那个刁钻古怪的家伙一定会问你：“为什么这四五工夫你不送来呢？”自己本来是忘记了，那他决不会相信的。他或者会刻薄你两句，说你是为了赏金才来还的。那不给同事们笑死了吗？

索性不还便怎么样？老爷是有一个打火机，跟你的